

一个人的河

殷慧芬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一个人的河

殷慧芬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河/殷慧芬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9

ISBN 978 - 7 - 5458 - 1491 - 0

I. ①—… II. ①殷…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7060 号

一个人的河

殷慧芬/著

责任编辑/杨柏伟 邢 侠 封面绘画/江 宏

技术编辑/丁 多 装帧设计/郦书径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ewen.co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75 字数 180,000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1491 - 0/I • 396

定价: 4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虹口梦忆

阿爸的故事：绰号“小铜匠”	3
阿爸的故事：发财的梦想	11
阿爸的故事：眼角的浊泪	20
母亲	27
过去的灯光	30
我的 1966	36
白狐狸的传说	47
妹妹的老照片	59
布票的故事	63

曾经有个老警察.....	68
一个人的河.....	75

缘结嘉定

家居上海嘉定.....	87
老屋的怀念.....	92
枕河人家.....	96
挤车.....	101
油灯、柴火——我和火的交流.....	105
枚的故事.....	110
往日心曲.....	119
地图上的南翔.....	126
白鹭天堂.....	132
等待出阁.....	138
墅沟风情.....	144
弥漫在我小说中的古镇韵痕.....	148

平常日子

远逝的情书.....	155
家里的厨事.....	161

走过银行.....	168
眼镜.....	172
母子购书记.....	176
电话.....	182
网上轶事.....	185
健身趣忆.....	191
新年的飞碟.....	195

师友情长

文苑长留百合香.....	201
魂归“天云山”.....	213
最是书香能致远.....	222
千转百绕情不变.....	235
曾经是个小明星.....	242
舵爷的情和爱.....	250
欢乐英雄.....	259
不要为她忧伤.....	263
我有一本蓝色的笔记本.....	268

文心告白

自我坦露.....	277
生活的馈赠.....	286
寻找和超越.....	291
现实的天空.....	304
关注屋檐下的日子.....	308
我，自己的车，和《汽车城》.....	312
魂系梦牵的上海弄堂.....	322
倾诉与聆听——和张英的谈话.....	327
深深的辙印——和苏翘翘的谈话	344
演绎一个城市的传奇——和王雪明的谈话.....	355
后记.....	楼耀福

虹口梦忆

阿爸的故事：绰号“小铜匠”

1958年的夏天，八岁的我站在“一中心”的教室里，一位挽着发髻的女老师对着我轻声细语。老师讲的是一种口音浓重的普通话。我一脸困惑，只得沉默。窘迫中，我习惯地拉起衣角慢慢地咬啮起来。衣角有很多咬啮时留下的小洞。这是我长牙的时候留下的习惯。也许正是这个动作促使老师下了决心说，小朋友，放下来，不卫生的呀。

我走出教室的时候，等在外面的阿爸着急地问：哪能了？哪能了？阿爸一身中山装，整齐挺拔，俨然一位

先生。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当初我没有能够如愿以偿进“一中心”读书，是因为不卫生的习惯，还是因为听不懂老师的宁波官话？总之阿爸非常失望。

“一中心”坐落在三角地菜场的右侧。弄堂里的人都知道这是上海虹口一带最好的小学，它的全称是“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我家是弄堂外围的街面房子，站在家门口，可以看到马路对面这所小学高高的校舍，听到它的上下课铃声。



昔日三角地菜场

这条街上的人把“一中心”的铃声是当作时钟来使用的。比如中午的下课铃声拉响的时候，在我家聊天的隔壁黄家姆妈就会急着往后弄堂走，回去淘米烧饭了。黄家姆妈，简称黄家。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个弄堂里的居民相互的称呼是先生或者老板。女人们的称呼就简约多了，以男人的姓氏替代，比如：黄家、杨家、张家……也有以籍贯来称呼的：小宁波、老无锡、老山东。还有以人性格或者外形起绰号的：老屁眼，猢狲精，洋辣子，老白蟹，老白眼，大块头，电线木头等等。最滑稽的是12号里的张革履，因为他老是西装笔挺。

阿爸的绰号是“小铜匠”。这是他的职业。就像有人叫张木匠、穆裁缝。从阿爸的绰号可以分析，他来到这条街上的时候是十分年轻的。

我的绰号是“排骨精”，这是因为 I 非常瘦弱。

那年我从“一中心”落第，成为峨嵋路小学的学生。这个小学在三角地菜场的楼上，是一座新办的小学。新办的小学是没有底子的。上海弄堂里的人很相信老底子。“一中心”的老底子是教会学校，一百多年前三角地还是



小时候居住过的弄堂

一片农田的时候，它就已经屹立在这里了。

我去三角地上学的时候，看到穿着橡皮衣的工人用巨大的铁钩牵着冷冻的猪肉，在菜场二楼走廊里穿梭，我们擦肩而过。天光暗淡的走廊里，散发着肉类特有的腥味。

很多年以后我成了一个文字工作者，我去卢湾区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老人说三角地呀，上海最大的菜场了！60年的时候，我天天乘头班电车去买菜的呀，三角地的货色多呀，小人要吃呀。那个天光暗淡的早晨顿时

重现在我的眼前，连同肉类的腥味。我有一点点感慨。

有很长的时间，我不要同学到自己家里来。我家的屋檐下挂着一个很大很大的钥匙，是用白铁皮敲出来的，钥匙的牙齿高低错落，非常逼真。这是铜匠铺子的招牌。过路人远远地看见了就知道这里是铜匠铺。阿爸是一名无锡铜匠。看着阿爸早起晚睡的，我就很羡慕楼上的小秀。楼上小秀的阿爸杨先生在外滩海关的写字间上班，有时候还喜欢甩一根司的克在小街上兜兜商铺，很有风度的样子。我自己的阿爸老是蹲着劳作，脚上已经是青筋爆出了。我想，阿爸当初发了洋财就好了，可以住在洋房里，不要在峨嵋路这样的小马路上挂一个大钥匙了。三角地附近的塘沽路、昆山路上有很多红墙的小洋房。就在我家的斜对面，有一个类似广场的弄堂，里面也都是式样别致的小洋房。夏夜我们坐在街沿上乘风凉，听老人讲老底子的故事，想的就是将来要住到这样的洋房里去。

我现在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还在做住洋房的梦。阿爸已经不能做梦了。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1846年美国传教士在虹口“一中心”的地皮上造学校的时候，看中的是虹口这块空旷的处女地。三角地可以说是虹口成市的最早的雏形。形成后的虹口租界并没有吸引来大量的洋商，倒是无数的江浙两省、广东省、山东籍的移民顺着苏州河源源不断蜂拥而入，其中就有大批的无锡铜匠和铁匠。当然也有思想激进的革命党人。相比之下，虹口租界无疑比较自由。1931年，18岁的阿爸一身长衫追随着早先的无锡同乡来到上海虹口。不知底细的人以为他是个青年学生。其实他只是一个家有几分薄田的农民儿子。他不是来追随革命。他满脑子想的是来上海滩发洋财。

那天阿爸在“一中心”外面衣装笔挺的样子，令我觉得阿爸像个坐写字间的先生。我就是在那时候强烈地意识到阿爸要面子的性格。听姆妈说租界时期阿爸出门在外，办事见客必定是长衫、皮鞋，风度翩翩。阿爸的长衫曾经带给他很大的麻烦。日本人统治时期，阿爸过年回无锡乡下探亲，身着长衫，手提皮箱，很有一点衣锦回乡的味道。谁知走近村口的时候，碰到邻村的回乡

团，团丁看阿爸一身斯文，怀疑他是上海来的共产党，竟扣住不放，后来经村里的熟人“和尚”出面担保，方才脱身。为此阿爸破费了好几块大洋。“和尚”是阿爸的同乡，秃顶，喜欢在市面上混混，性格直率。我见过“和尚”，是个说话大声身子肥硕的老头，经常到上海找阿爸喝老酒，喝得酒水糊涂。姆妈虽然十分嫌弃，却也无奈。

无锡铜匠在老上海是很有名气的手工艺人。最早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的工人，人称外国铜匠，就是无锡铜匠转化来的，他们是中国第一代机器工人。阿爸却拒绝成为一名产业工人。他执著于当老板的梦想。他还有非常男人的理由：“厂里不自由。”

租界时期的虹口是小业主的天堂。虹口市面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江浙老板，广东小贩。”那些江浙两地的小老板们在虹口发了财，其中的佼佼者就向闸北、杨浦发展，进入大工业领域。他们带走了大批同乡。这些成功者的榜样显然刺激了阿爸。阿爸一度收了个叫根宝的学生意，让他跟家里女人做饭洗衣抱孩子。还让根宝称

呼自己老板。我年幼的大姐自然成了千金小姐。

这事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我是在阁楼的小皮箱里发现这个秘密的。皮箱的衬袋里有一张阿爸和根宝父亲的契约。契约上写着根宝在三年学生意期间：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天灾人祸，生死由命。这时候正是上海滑稽戏“三毛学生意”走红的时候。三毛学生意的悲惨遭遇人人皆知。我从此看阿爸就有了一种复杂的异样目光。